

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

丁庄梦

阎连科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丁莊夢

·
卷一
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庄梦/阎连科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321-2948-9

I. 丁… II. 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6214 号

责任编辑:曹元勇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丁庄梦

阎连科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e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220,000

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948-9/I·2263 定价:20.00 元

印数:1-150,000 册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15

丁莊夢

·
卷一
·

酒政的梦——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

膳长的梦——我在我的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极上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色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

法老的梦——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。法老就睡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*

* 注：《旧约·创世记》。



丁莊夢
·
卷二·

第一章

秋末的一天，黄昏的秋末。黄昏里的落日，在豫东的平原上，因着黄昏，它就血成一团，漫天漫地红着。铺红着，就有了秋天的黄昏。秋天深了，寒也浓了。因着那寒，村街庄头，也就绝了行人。

狗回窝了。鸡上架了。牛棚里的牛，也都提前卧着了暖。

庄里的静，浓烈的静，绝了声息。丁庄活着，和死了一样。因为绝静，因为秋深，因为黄昏，村落萎了，人也萎了。萎缩着，日子也跟着枯干，像埋在地里的尸。

日子如尸。

平原上的草，它就枯了。

平原上的树，它就干了。

平原上的沙地和庄稼，血红之后，它就萎了。

丁庄的人，他就缩在家里，不再出门了。

爷爷丁水阳，从城里回来时，黄昏已经铺在了平原上。拉他的长途车，从浚县开过来，又朝远处的东京开过去，把他留在路边上，像秋天把树叶丢在路边上。通往丁庄的路，是十年前丁庄里家家、

人人卖血时，修下了的水泥路。爷就立在那路旁，望着眼前的丁庄村，风一吹，一路模糊的脑子有些清醒了。一路没有明白的麻乱有了头绪了。就明白，他一早离开庄，坐车到城里听上边的人说了半天模糊的事，在通往丁庄的路道上，有些日出天晴样灵醒了。

灵醒了有云就有雨。

灵醒了秋深要生寒。

灵醒了十年前卖血的人，今天必会得热病。得了热病就要死，就要树叶飘落一样下世了。

热病是藏在血里边。爷爷是藏在梦里边。

热病恋着血，爷爷恋着梦。

爷爷每天都做梦。三天来爷爷每天都做同一个梦，梦见他先前去过的汾县城里和东京城里边，地下的管道和蛛网一模样，每根管道里都是流着血。那些没有接好的管道缝，还有管道的转弯处，血如水样喷出来，朝着半空溅，如落着殷红的雨，血腥气红艳艳地呛鼻子。而在平原上，爷爷看见井里、河里的水，都红艳艳、腥烈烈的成血了。所有城里、乡下的大夫们，都在为热病放大悲声地哭，却每天都有个大夫坐在丁庄的街上笑。日光金黄，丁庄里安安静静，庄人们关门闭户，可那个中年大夫，穿一身雪白大褂，把他的药箱放在脚边，然后，然后他就坐在庄街上的老槐树下面笑。坐在槐树下的石头上笑。哈哈笑。大声地笑。那笑声金光灿烂，朗朗当当，震得庄里的黄叶纷纷下落，如秋风在庄里不停歇地吹拂一模样。

做完了梦，上边就召爷爷去县上开会了。丁庄没村长，就让爷爷替着开会了。这一开，一回来，爷爷他明白了一连串的事。

明白了一是热病其实并不叫热病，它的学名是叫艾滋病；二是只要当年卖过血的人，那时候十天半月间，有过发烧的，今天必是艾滋病；三是有了艾滋病，先来的症状和十年、八年前一样，和感冒发烧一模样，吃点退烧药，烧退了，人就回了原样儿，然在半年后，也许

三五个月，那病发作了，浑身没有力气了，身上生疮，舌头溃烂，日子就枯干得没有水份了。人熬着，三个月至半年间；也许你能撑上八个月，可你很难撑过一年整。然后，然后你就死掉了。

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。

灯灭了，人就不在世上了。

爷爷明白的第四个事，是这不足二年里，丁庄每月都死人。差不多家家都死人。一连死了四十几个人，庄头的坟，如卧在田野上密匝匝的麦捆儿。病的人，有的以为是肝炎，有的说是肺上有影儿，有的肝、肺都好着，就是吃不下一口饭。半月后，人饿得如了柴草样，三朝两日吐血，或吐出半盆儿血，人就下世了。**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，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。**那时候，都说他或她是有了胃病了，有了肝病了，有了肺病了，其实间，这都是热病。都是艾滋病。明白的第五个事，是原来热病都是外国人的病，城里人的病，心行不正的人才肯有的病，现在中国也有了，乡下也有了，有病的都还是正派人。而且是一有一大片，如蝗虫飞过庄稼地，一飞一大片。六是有了这病必得死，是人世上的新绝症，花多少钱你都治不愈。七是这病其实也才刚开始，大爆发要到明年、后年才来到。那时候，死个人就像死只麻雀样、飞蛾样、蚂蚁样。现在死个人像是死条狗。狗在世上比飞蛾、麻雀贵重得多。八是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我，刚过十二岁，读了五年书，我就死掉了。吃个蕃茄我就死掉了。在庄头捡个蕃茄一吃我就死掉了。毒死了。半年前我们家的鸡被人下药毒死了。又过一个月，我娘喂的猪在庄街上吃了谁扔的一段萝卜死掉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在庄头上吃了人家一个蕃茄死掉了。那蕃茄是谁放在我下学的路边石头上的一个毒蕃茄，我一吃，满肚的肠子就如用剪子剪着样，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庄街上，待我爹跑着把我抱回家，放在床上我就口吐白沫死掉了。

我死了，可我不是死于热病或说艾滋病。我是死于十年前我爹在丁庄的大采血。买血和卖血。死于他是丁庄、柳庄、黄水、李二庄

等十庄八村最大的血头儿。是个血头王。我死的那一天，我爹没有哭，他坐在我身边吸了一根烟，就和我二叔，一人拿了一张锋利的锹，另一人，拿了一把闪着光的大砍刀。两个人立在丁庄中央的十字路口上，撕着嗓子唤，撕着嗓子骂。

我叔唤：“有种的出来啊，别他妈躲在暗处下毒药，出来看我丁亮不一刀劈了你。”

我爹拄着锋利的铁锹骂：“看我丁辉有钱没病就眼红是不是？就嫉妒是不是？我丁辉日你们祖先八辈子，你们毒死我家鸡，毒死我家猪，竟敢给我孩娃下毒药！”

一声声地唤，一声声地骂，从午时骂到大天黑，也没见着有人出来接我爹的话。接我叔的话。

到末了，就把我埋了。

也就埋掉了。

因为我才十二岁，还不是成年人，依规矩，不能埋进祖坟里，爷就抱着我的小身子，把我埋在了他住的丁庄小学的屋后边，在窄小的白木棺材里，放了课本、作业本和写作业的笔。

爷爷读过书，在学校管敲钟，有一身语文气，庄里人都叫他丁老师，他就在棺材里又给我放了故事书。故事选。还有几本神话和传说。还有字典和词典。

然后呢，然后我爷没事了，就会立在我的坟前想，庄里人会不会再给丁家下毒呢？会不会再给他的孙女，我的妹妹英子下毒呢？给他剩下的孙子，我叔家的小军下毒呢？就想让我爹、我叔到庄里每家每户都去给人家磕个头，求人家千万再别给丁家下毒了。别让丁家断子绝孙了。这想着想着间，二叔也有热病了，他就知道叔的热病其实是报应，是替我爹买血、卖血得了的，就不想着我叔去给丁庄各家磕头的事，只想着让我爹去各家磕个头的事。

还有九。九是爷爷明白了一年、二年后，热病会在平原上大爆发。会在丁庄、柳庄、黄水、李二庄，还有别的千村和百户，洪水泛滥

一样大爆发，黄河决堤样从百庄千村卷过去，那时候，死个人如同死只蚂蚁样，死个人如同落下一片树叶样。灯一灭，人就不在世上了，和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。那时候，丁庄人差不多就要死尽了。丁庄就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了。丁庄人像一棵老树上的叶，先萎后黄，最后哗哗啦啦全都落下来。一阵风后，树叶和丁庄样不知哪去了。

丁庄和树叶样不知去哪了。

再是十。十是上边让立马把庄里的病号都集中起来住，怕热病传到没有卖过血的人身上。说：“丁老师，当年卖血时，你家老大是血王，今天你就出点力，出面把丁庄的病人都集中到学校去住吧。”听了这样的话，爷爷默了大半天，直到现在心里都还满是说不出的味。到现在，一想到我死了，爹是平原上的血王时，爷爷就想让爹在庄里挨家挨户磕个头，想让他磕完头了去死掉，投井、服毒、上吊都可以。

立马就死掉。

只要在庄人面前死掉就行了。

一想到让我爹在全庄人面前磕个头后去死掉，爷爷惊一下。惊一下，我爷就往庄里走去了。

就往我们家里走去了。

真的走去了。

他要去找我爹说他想让爹磕头死掉的话。

二

丁庄是出了天大的事，不到八百口的人，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，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。算下来，在过去的年月间，丁庄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死掉一个人，每月大约要死三个人。而且是那死人的季节也才刚来到，到明年，死人会和秋天的粮食一

样多。坟墓会和夏天的麦捆一样多。死过的，大的五十几，小的三岁或五岁。每人规律在病发前，都要发烧十天或半月，所以那病就叫着热病了。热病大蔓延，已经掐住了丁庄的喉咙了，使丁庄死人不断、哭声不绝了。

庄里打棺材的木匠们，锯和斧子都已换了三四套。

死，好像暗黑黑的夜，实实在在地罩住了丁庄村，也罩住了周围的临村临庄子。每日间，来往在庄街上的消息全是黑颜色，不是谁家的谁又发烧了，就是谁家的谁昨儿半夜死掉了。谁家的谁，男人下了世，媳妇正在准备改嫁呢，要嫁到远极、远极的山里去，离开这平原上热病蔓延的鬼地方。

日子是无法煎熬了。死，每天都在各家的门口摇晃着，如飞来飞去的蚊，往谁家拐个弯，谁家就会染热病，就会在三几个月的日子里，有人死在床上去。

死人多了，东家哭上一日或半天，也就努力破费一把钱，用黑木棺材把人埋掉了；西的家，也许并不哭，只是围着那死尸闷坐大半天，叹些气，也就将人埋掉了。

庄里能做棺材的泡桐树，成材的都已砍光净尽了。

三个老木匠，因为天天做棺材，有两个累下了腰疼病。

能扎着纸花做花圈的王姓人，扎花多了，动剪又动刀，先在手上磨出十几个的大水泡，后来那泡破裂了，破皮也干了，他的手上就多出了十几个剪子磨出的黄茧儿。

活人已经到了死懒散。死就守在门口上，谁家也都懒得再种地，也不出门打工挣钱去，就那么守在家，日日地关着门，闭着户，生怕热病从门外闯进来。其实呢，也在等着热病闯进来。一日一日等，一日一日地守。有人说，谁家有热病，政府就派军用大卡车，把病人拉到甘肃的沙漠活活去埋掉，像传说中当年活埋瘟疫样。明知消息是谣言，却在心里还信着。就那么守在家里等，关门闭户地等，一守一等热病就来了，人就死掉了。

死多了，村庄也跟着死掉了。

地荒了，不去锄。

田旱了，不去浇。

有的人家里，死了人，饭还一顿一顿吃，却不再洗那锅碗了。自上顿到了下一顿，还用那没洗的饭锅去烧饭，还用那没洗的碗、筷去吃饭。

有一个人，十天半月不再在庄街上见到他，那就不用再问他去了哪，心想准是死掉了。

他也准是死掉了。

可忽然你要去井上打水时，碰见他也在井上打着水，两个人会猛地都怔着，同时看上大半天，一个问：“天，你还活着呀？”另一个答：“头疼了几天，以为是热病，结果却不是。”都庆幸地笑一笑，一个挑着一担水，一个挑着一对空木桶，从井台上擦肩过去了。

这就是了丁庄村。

这就是丁庄苦熬苦等的热病和日子。

爷爷从马路边上回庄里，到了庄口上，见了得了热病、又一辈子死爱说唱坠子的马香林。马香林坐在他家房檐下的落日里，收拾着他那几年不用、漆皮剥落的坠胡儿。他家的三间红砖瓦屋是他卖血盖了起来的，现在他就坐在那屋檐下，收拾着坠胡儿，还用他的树皮嗓子唱：

日出东海落西山，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；

卖粮挣些零花钱，多也一天，少也一天……

样子和没病一个样。可爷却在他的脸上看到死色了，青的光，一缕一缕飘在他的枯脸上，还有那一粒一粒霉干了的疮痘浓泡儿，暗红如晒在脸上干瘪了的豌豆般。见了爷，他收了坠胡儿，脸上挂

着黄的笑，眼里有着饿了想要吃的光，说话的声音里还有一丝唱的腔：

“丁老师，你是去上边开会了？”

我爷望着他：“香林啊——你瘦成这样啦？”

他就说：“不瘦啊，一顿能吃两个馍……上边说这病能治吗？”

我爷想一会：

“能——人家说新药马上就到了。新药一到，打上一针就好了。”

他的脸上有了润色儿：

“新药啥时候到？”

“不过多久就到啦。”

“不过多久是多久？”

“不过多久就是没有多少天。”

“到底多少天？”

我爷说：“过些日子我再到上边问一问。”

说完话，我爷就走了。

我爷沿着胡同往前走，胡同两边各家各户的门框上，家家户户都贴着白对联，新的和旧的，白得刺眼睛，走过去，像穿过一条堆满雪的白胡同。他就沿着胡同走，看见有户未出五服的同胞弟家的大门上，家里不到三十岁的儿子有了热病死掉了，那大门上的白门联就写着了“人走屋空三秋戏，灯灭日落熬夕阳”。还有一家李姓的人，死了新娶不久的儿媳妇，那儿媳妇的热病是从她娘家带来的，并又染给了她的男人了，生了娃儿又染娃儿了，为了他儿孙的热病能好转，那门联上就写了“月落星稀一家黑，但愿来日光明照”。还有下一家的门，那门上除了两条白色的门联纸，纸上却是没有墨的字。爷不明白贴了白门联，却又不写字，就过去看了看，摸了摸，才发现那白门联下竟还有两层白门联。就知道他家热病至少死过三个人，贴那白联已经贴怕了，贴烦了，也就索性只贴门联不写墨字了。